



3157436/15

风雨杏花村

牧 夫

风雨杏花村

牧 夫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风雨杏花村

牧夫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4年1月第1版 197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,000册

统一书号 10111·967 定价 0.42元

目 录

一	上门	1
二	会诊	16
三	阴风阵阵	30
四	诡计	46
五	老鸱崖	57
六	抢救	76
七	革命大批判会	90
八	祖传秘方	101
九	激浪丹心	124
十	觉醒	147
十一	两个针孔	166
十二	金色的朝阳	185

一 上 门

七十年代的第一个初夏。

饶平县凤江河两岸，波罗熟，荔枝红。那一大片望不到边的饶平矮稻禾，在阳光的沐浴下，正在抽穗扬花，随着阵阵东风，涌起层层波浪，简直象大海一样。

青山，碧水，村庄，田野，全沐在瓜果和稻花的芳香中了。青山顶上飘着芳香，村庄和田野散着芳香，连那轻波粼粼的水面上，随着片片涟漪，也溢出阵阵芳香。

凤江河下游有个杏花村，村头有株大榕树。它的粗大的树干上那茂密的冠叶，足足遮荫了大半亩地。远看近看，清澈蔚蓝的半边天，象全赖它支撑着似的。

一幅幅尼龙鱼网，倒挂在指头粗的榕树须打成的结子上，在海风吹拂下翩跹起舞，一直拖垂到树下织网人的手中。

这儿既是织网场，又是传播新闻的地方。新媳妇、大姑娘、中年嫂子、掉了牙的老大娘，拿起管织子，往突出地面的树根上一坐，从天下大事到本村里各种新闻，全搬到这里来交流传播。

早上，赤脚医生张秀梅的母亲阿婣嫂，带着十多个姑娘

媳妇来到织网场。村子里的人大都参加围海造田去了，就剩下她们。渔工阿祥的媳妇金花挂了网，往簪织子里上了线，把身子挪到阿婣嫂身旁，便开了锣，说了话：“阿婣嫂，你这个做妈妈的，女儿在外边惹出了风言风语，你可知道么？”

临解放前两年，伪乡长林大鼻把党的秘密交通员、张秀梅的父亲张明忠杀害了。隔了半个月，又以“通匪”的罪名，用大麻袋装着张秀梅的母亲，丢进了汹涌的大海。是阿婣嫂把出世不久的张秀梅暗地里带上了船，才使这个苦藤上结的瓜儿免遭毒手。她们一直在大海里漂流到潮汕解放。自此以后，党就把张秀梅寄养在阿婣嫂家。阿婣嫂把秀梅认作女儿，她对秀梅比亲生女儿还要疼爱。

阿婣嫂，看着八岁的女儿脖子上结上了红领巾；看着十四岁的女儿被乡亲们称誉为红色小饲养员；看着十八岁的女儿被贫下中农称为“大队的好卫生员”；看着二十岁的女儿参加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队伍……。儿女好比母亲手掌心上的纹纹，粗粗细细，横横直直，看得一清二楚，哪有不解的道理？只是她听金花说得离奇，觉得这里头定有文章，便机警地反问道：“金花，你听到了什么样的咸话？”

“你知道秀梅姑一天几次往林五婶家里跑吗？”

“知道。她孙儿小红病了嘛！”

“就为这事，昨天在海里挖海肥，好些人议论开了。有人说，秀梅想治小红的病，是吃了两天豆腐就想成仙；有人说，秀梅上病人家，送医送药是假，偷师学艺是真；还有人说，秀梅想拆林添禄的台，抢他的生意，要把他压在屁股

下。你说，难听不难听？”

“哦，有这等事。是谁说的呢？”阿婵嫂问。

“说的人倒是好心，”金花说，“全为秀梅姑抱不平，她们也是从何老三那儿听来的。阿婵嫂，依我看，林五婶和林添禄解放前同个祠堂，她林家有这么个济世良医，还怕他不会把侄孙儿抱在怀里捏弄得光圆溜滑。我要是秀梅姑，哼，林五婶不开金口请俺，俺还装作看不见呢！”

“你这话可不对了！”大姑娘共青团员江曼英插嘴道，“乡亲们生病，秀梅姐主动上门，这是件好事情。前几天县卫生局革委会麦主任来时，还说秀梅姐这样做是把医疗站办在家门口，病床设在屋里头。哪个社员不拍掌称赞！”

“可不是，”五保户孙二婆也说道，“以前当摸脉先生的，只等着病人上门，秀梅姑娘可不是那号人，她心红手脚勤。远的不说，就说我那次因吃了花蟹，拉了肚子，在林添禄那儿拿了药吃，晚上还泻个不止，半夜时分两脚抽筋，我心想今晚死在床上也没人知道了。谁料秀梅在医疗站学习完，还摸黑到我家来看望我，最后和李医生一起，把我从棺材洞里拖回来。没有她，我的骨头还不被白蚁蛀了！”

江曼英也说：“村东的文三婶，胃痛不当回事，以为挺下子就会好了。还不是秀梅姐闻知后，找上门才发现是胃穿孔，及时送到医院开刀，把病治好。要是在解放前，她还成家散人亡！至于热天把凉茶送到田头，冬天把防病药送到手，她更不知做了多少次。哪个坏心肠的，净想往秀梅姐脸上抹黑。她上林五婶家门，还不是为把小红的病治好！”

大姑娘说完，气愤得满脸通红。

“话是这么说。合作医疗站成立以来，实在为俺村做了许多消灾解难的事，生病吃药都不用愁。”金花停下手中的簪织子，不服气地说：“可古话有道，有荐贤，无荐医。你们看，连读过三寸半厚大医书的李医生，也没随便上人家的门，就秀梅姑她傻。要是我，才不没事找事，去揽这闲话呢！”

阿婣嫂既是大队党支部委员，又是杏花村合作医疗站的管理组长。她知道小红的病情，也知道秀梅医治小红的决心。眼下听到这些议论，她一方面感激贫下中农对合作医疗站、对秀梅的爱护和支持，另一方面也从金花传播的那些闲话中闻出一种味道，敏感地觉察到有人在背后吹阴风。看来，这是围绕着合作医疗站的一场阶级斗争呢。她想了想，便对大伙道：

“这事我得摸查摸查。”

人们话题一转，又转到其他新鲜事上去了。

正说笑着，围海工地负责运输的阿祥回村里载柴米，路过大榕树下。他见妻子金花也在人群里头，便停住脚步，面对老婆道：“喂，锁匙！”

“哟，番薯芋头也有个名呀！祥哥，你叫谁呀？”江曼英眼瞟着金花，笑着说。

“嘿嘿，”阿祥傻笑着，又跺跺脚嚷道：“喂，锁匙呀！”

“祥哥，天下人人怕老婆，单单你老婆不怕你呀！”江曼英和姑娘嫂子们笑得更厉害了。

金花红着脸，拿眼睛瞟了丈夫一眼，往口袋里摸出一束锁匙，手一挥，抛到他的脚下，又低头织网。

“好马勿挽！好马勿挽！”（注）几个姑娘同时吼了起来。

阿祥没理会姑娘们的捉弄，微红着脸，弯腰把锁匙拾了起来。随后他也把搭在肩上的一件脏外衣抛到金花面前，转身便想走。

金花一手捡起那件外衣，一扔，又扔回到丈夫的脚下。阿祥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，又弯腰捡起衣服，在人们的哄笑声中，偷笑着走了。

.....

中午，阿婣嫂心里带着疑团回到家。吃过饭，收了碗筷，拿过两把竹凳子，摆在阴凉的葡萄架下，招呼女儿坐下来，准备和女儿谈心。一串串未成熟的葡萄，从架上倒吊下来，颗颗象碧珠翠玉，透亮晶莹。一阵风吹来，葡萄串子晃动欲坠。整个院子里，弥漫着葡萄和叶子的清香，沁人肺腑。

“秀梅，这几天来，你在林五婶家，听到看到些什么吗？”

张秀梅剪着一头短短的黑发，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又大又圆，高高的鼻下贴着两片薄嘴唇，讲话说笑，圆脸蛋上总露出两个酒窝儿。外人一看，便知她是一个既麻利泼辣，又聪明能干的姑娘。她从母亲的口气里，知道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，脑海里又翻腾起这几天上林五婶家门的情景：

注：潮汕方言，意思是好样的就不去拿。

六岁的小红全身皮肤有紫斑，大便里带血水，整整八天了。

驻队医生李志聪，十天前因母亲生病，回汕头市去了。出诊、门诊、采药、护理，几副担子一肩挑，张秀梅已经感到担子重；可是，小红的病，又增添了她一重担心。

头一天，林五婶带小红来到合作医疗站，在门诊室向她和林添禄诉说了孩子的病情。张秀梅当赤脚医生以来，从未见过这种奇难杂症。不知为什么，林添禄给他摸了一下脉，开了一剂中药，也不说什么，就把婆孙俩打发回家。

当天晚上，张秀梅躺在床上，翻来复去睡不着觉。她有这么个习惯，每天晚上躺下，总要想想白天对这位病人诊断是否对弦，对那位病人下药是否适当。她认为，一个赤脚医生，既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红心，又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。所以，她对实践中碰到的疑难，总是认真探讨，弄个明白。她对小红的病越想越焦急，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，拉亮了电灯，从书架上取下《农村医生手册》，逐个病名进行对照。翻到深夜两点多钟，才发现书本中的“血小板减少性紫癜”，中医也称血毒症的，与小红的症状对着弦。第二天，她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林添禄。林添禄尖瘦的脸上自负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秀梅，我摸脉行医二十多年，小红这点蚊咬蝇脚踢的病，只算小蛇拉屎，没什么了不起。放心吧，错不了。”

但是，她跑到林五婶家一看，小红的病还是原样。一连几天，任林添禄使出浑身解数，什么犀角、地黄，什么安络血、安特诺新，又是中又是西，全都用了，但都只堵一时，

并没把那病势压下去。

第四天，张秀梅看着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，想起书中一条方子，便征求林添禄的意见说：“老先生，我看书本上有用红枣治小红这种病的。红枣这东西又没有毒性，是不是给他试一下？”

林添禄的小眼珠转了几转，嘻嘻地笑着说：“好呀，难得你有心，试吧！”

张秀梅跑到供销社，买了半斤红枣，亲自送到林五婶家，给她介绍了用法，嘱咐她给小红煮服。但隔天一问，小红连个红枣核儿也没见过。问林五婶，她说是没空闲，还没煮给小红吃，并且说：“秀梅，李医生回家去了，站里的事够你忙的，这边你就省点心吧，有事我自然会去找你。”

听话听音，张秀梅自然明白这话的意思，但是病人的安危挂在她心上，她怎能不管？！一早一晚，她还是上门看望小红。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，更好象往她喉咙里撒了把猪毛，刺心刺肺，使她感到事情有些复杂了。

早饭后，张秀梅出诊到林添禄邻家。她走过林添禄家门口时，还见他老婆乌面风蹲在屋里吃饭，但她刚走过不远，就猛听得后边一阵鸡叫狗嚎，只见乌面风手抓一支竹竿，把两只母鸡赶得连飞带扑，从屋里追到大巷上，一边追，一边不干不净地骂：“公鸡未啼母鸡啼，有本事的，把尿拉上墙给你老娘看！别翘尾的尽是没耳茶壶、没面凳子，剩枝嘴和脚。”

张秀梅听得话里不对味，猛回头，炯炯有神的眼光正碰上乌面风也斜着瞟过来的瘩皮眼；乌面风慌忙把眼光转到那两

只母鸡身上，还是骂：“再啼再飞，看老娘不把你脑袋切下！”直把母鸡赶得无影无踪，她才倒拖竹竿，在张秀梅威严的眼光下，灰溜溜地进了自己的家门。

这样的事，要在早五年，张秀梅恐怕会放下药箱，和她来个厚刀对斧头，看看谁的硬。可如今她大了，想事情并不单凭那股子火气了。她想，一来乌面风没敢指名道姓，眼下还抓不住她的把柄；二来乌面风在村中尽做偷鸡摸蛋的事，人说苍蝇在她面前飞过还得掉下半只脚，和这神憎鬼厌的神台猫屎吵架，也不值得。所以她把火气吞下肚，只把乌面风的咸淡话记在心上。直到乌面风进了门，她才回身进了病人家……

眼下母亲问到这些事，秀梅想了好一阵，才把今早乌面风骂街的事说了，随后又道：“妈，说到林五婶，她人是没说的。只是这几天我发现她的脸色不寻常。问她，她总说是为着孙儿的病烦恼。她说我忙，劝我不要老往她家跑。那天看到书上说红枣能治血毒症，买了半斤送到她家里，她也借口没工夫，不煮给小红吃。妈，你说，上五婶门，看望小红，会错吗？”

“你说会不会错？”母亲笑着反问。

“我想不会错。”张秀梅腼腆地笑了笑，答道：“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。我们这样的赤脚医生，虽然身在农村，却不能单等病人上门。我们送医送药到贫下中农的家门，也是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，尽点心。”

“对！这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，是大方向，不会错。”阿婣嫂高声说道。随后，她又把在织网场里听到的话，告诉了女儿。

张秀梅说：“妈，我觉得为革命学技术，就得有‘想成仙’的志气。我自己不懂的东西，就得向有经验的人学。如果林添禄有特长，我也该向他学习嘛！”

“对，从我们自己来说，得有这么个志气。”母亲说道，“但是，从说话人来说，他就不是这么个意思了。”

“妈，说这种话的人，是想往我脸上抹灰，是吗？”

“对，正是这样。你怕不怕？”

“我怕？！”张秀梅开朗地笑了。她觉得自己的心底就象万里晴空，没半丝云和雾，自己想的做的，都是光明正大的，有什么好怕！她握着拳头，倔强地说：“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，我怕什么！怕那几句咸言淡语？笑话！妈，雷封门，鬼把关，也挡不住我送医送药上贫下中农的家门。”

张秀梅说着站起身，噔噔噔从屋里背出药箱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早上忙，今天还没上五婶门，现在就去。让他说去吧，这条路，我就走给他看看，让他知道我就是不怕邪！”

阿婣嫂叫住了秀梅，用赞许的眼光打量了她一阵。做母亲的觉得事不寻常，自己这个合作医疗管理组长有责任亲自上阵，便说：“走，俺母女俩一齐走！”

正午日当头，张秀梅和阿婣嫂来到林五婶家。这是一座单独坐落在巷尾的一厅二房的砖瓦房，宽敞明亮。春节时大队民兵营拜年贴的“光荣之家”的大红横额，还鲜艳夺目地贴

在大门顶上。

林五婶虽是个五十开外的人，骨架却还硬朗，头发也没白几根，只是眉头眼间有些不舒服。她把阿婣嫂母女俩迎进屋，递了扇，倒了茶。

阿婣嫂把茶让回给林五婶，问：“小红呢？”

“到外边玩去了。”

“怎么，他生病，还到处跑呀？”阿婣嫂问道。

“那孩子，还整天吵着要到海边去捡贝壳，捉鱼摸虾哩，他在家哪里呆得下。”

“呵！捉鱼摸虾瘾倒不小呢。”阿婣嫂又说。

“可不是，什么人来家，就缠着要人家带他到海边去。”

“他今天好些了么？”张秀梅问道。

“吃了那么多剂药，打了那么多支针，还是象滚水淋石头，没变半点颜色。还不是那样子！”林五婶说着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阿婣嫂宽慰她说：“五婶，你别烦恼。小红的病，总能治好。这儿治不好，还有上级医院。一个人治不好，还有其他医生嘛！”

“阿婣嫂，劳你们一片好心。”林五婶脸上开始带上一丝笑意，说道：“只是难为了秀梅姑娘。”

“怎么叫难为她？！她是赤脚医生，照料病人是本份事。”阿婣嫂道。

林五婶又难为情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秀梅姑娘是蜜糖里捞不出水，没说的。她一日几次上门，帮着打针喂药，照料小

红，这就是难为了她。”

张秀梅见她心里有话又不吐真情，便也说道：“五婶，这点芝麻绿豆小事算不了什么，只是小红的病没起色，我倒是担心的。”

“就是嘛，你担心，我做奶奶的，就更放心不下了。”林五婶稍带激动地说，“可添禄那人，自己医不好，又不愿意让别人医，也不知打什么主意！”

她本来想着林添禄和她同房同姓，不好撕他脸皮，但一则为孙儿治病心切，二则见阿婣嫂母女俩态度恳切，所以才把真话说了。

“对小红的病，他怎么说呢？”阿婣嫂脸色平静地问。

“别的他倒不曾说，只是前几天说小红的病由他慢慢调理，别人的药不要乱吃，以免打乱了他的路子。所以秀梅送来的红枣我也没煮给小红吃，还劝她少上这儿来，怕添禄见怪。看来，你们母女是一片真心。今天我把话说了，合作医疗是俺贫下中农的靠山，小红该怎样治，你们看着办吧，我信得过。”林五婶说完，轻快地舒了口气，脸容也显得开朗多了。

“五婶，你是贫农，又是军属，小红的病，我们是有责任给他治的。”阿婣嫂安慰她道，“李医生回家看望母亲，估计今天会回来。到时我叫大家一块儿会诊，我看是不会耽误小红的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我可真要谢谢你们了。”林五婶眉开眼笑，诚心诚意地把她母女俩送出大门。

张秀梅虽说是在糖缸里泡大的，但是生活中的风风雨雨，

却不断地把她磨练得老练起来了。在党组织和阿婣嫂的教育下，她正象村中那棵大榕树，在大热天里把阴凉献给人们，在严冬里傲视寒风冷雨。她既懂得她离开阳光雨露就无法生存，更懂得她周围还有蛀叶虫，时刻乘隙向她进攻。在往回走的路上，她思索了许久，才问走在身旁的母亲道：“妈，你不是说过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东风，合作医疗是船儿，群众是水吗？”

阿婣嫂对她微笑着点点头。

“你不是也说过，送医送药上门，是联系群众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，保护合作医疗的一个好办法吗？”

“这是你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。你看，村里贫下中农知道合作医疗站就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，所以，他们看到草药缺了，放牛人、小学生、社员们，都主动采草药送到合作医疗站里来。预防疾病时，一声号召，人人动手，个个参战，这对巩固合作医疗发挥多大的作用啊。”

“是的，事实就是这样。眼下出了那些咸话，我看就不简单，里边就象有一出大戏。”张秀梅把药箱换过肩，兴冲冲地说道。

“什么大戏？”阿婣嫂也兴致勃勃地问。

“有人想拆我的台，这倒是小事。但我想，那人的真正目的，不仅仅是要拆我的台，而是想‘水’干涸，‘船’搁浅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阿婣嫂望着女儿的圆脸，点点头表示同意的看法。她说道：“要是贫下中农感觉不到合作医疗的温暖，合作医疗站也就成了一块烂木头了。任东风再劲、海再阔，

它也走不了。眼下看来，有人就想把它变成烂木一块。”

“对，有人就是恨合作医疗恨得牙都差点儿咬碎了。”女儿说道。

“我们渔家有一句话，叫做‘风浪易躲，暗礁难防’。我们要观水色，看水势，不等船搁浅就把暗礁看出来。”阿婵嫂意味深长地说完，深情地望着女儿。

母女俩的眼光碰在一起，脸上都泛起一阵会心的微笑。张秀梅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妈，小红的病不能拖了，李医生一回来，马上集中力量给他治疗。”

“对，在治病上，我们要发挥全体医务人员的力量。不过，对林添禄要注意。合作医疗站成立以来，林添禄动不动就要把病人上送，伤风鼻塞也用贵重药品。群众说他是阔少爷、败家仔。现在几件事又和他连在一起。会诊时，你亲自邀请他参加，把他的心思摸一下。”

张秀梅默默点头。

母女俩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不知不觉又到了织网场。大榕树下又是一番热闹。

张秀梅和姐妹们正说着、笑着，听得村外公路上一阵汽车响后，李志聪背个挎包，来到了大榕树下。

“李医生，你回来啦！”张秀梅站起来，和几个姐妹异口同声地问他。

“回来啦！秀梅，还有阿婵嫂，你们都在这儿呀！”李志聪满脸笑容地回答说。

“你妈妈的病好了吗？”张秀梅和阿婵嫂同时问。